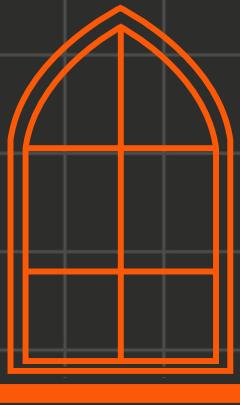


Fáng Yì
Rìh Cháng防疫日常...
跟最好的自己相處 3

在離群索居的日子裡

撰文：葉莎

第一期稻作收割之後，第二期稻作即將插秧，站在 3 樓，看見走在田埂中農夫奔忙的身影，每當他邁開一步，影子也邁開一步，彷彿影子就是工作夥伴，形成美麗的風景，而喧囂的蟬聲總是從四面八方不停襲來。想起詩人卞之琳的詩句：「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/ 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。」只是農夫揮汗如土，步履不曾停歇，遑論在石橋上小立，心情悠閒的看風景，更不知道窗內有人窺視。

「種子彷彿一群小嬰兒靜靜睡著，
詩句卻在心中醒來。」

”

我居住的鄉間地處偏僻人煙稀少，在疫情肆虐時間，少了時常來訪的友人，生活更加寂靜。在離群索居的日子裡，我時常利用早晨的時光誦讀經書，讓心靈越來越寧靜，有時在屋內走動，傾聽自己移動的脚步和關節的細微聲響，總是會有成群麻雀站在窗外的電線桿上，牠們身影玲瓏嬌小，站立時錯落有致，宛如天空被誰拉開的歡樂音符，至於野八哥則完全不同，一旦飛入庭院，時常群聚爭吵不休，聲音震耳價天，但我仍欣喜這震動的音波，讓我感受到生命活潑的樣貌。

屋旁種了 20 幾年的波羅蜜，這幾年來在夏秋之際總是結實纍纍，在茂密的綠葉間垂掛著飽滿；我喜歡在摘下成熟的波羅蜜時，開心地將碩大的果實剖開，種子彷彿一群小嬰兒靜靜睡著，詩句卻在心中醒來。



葉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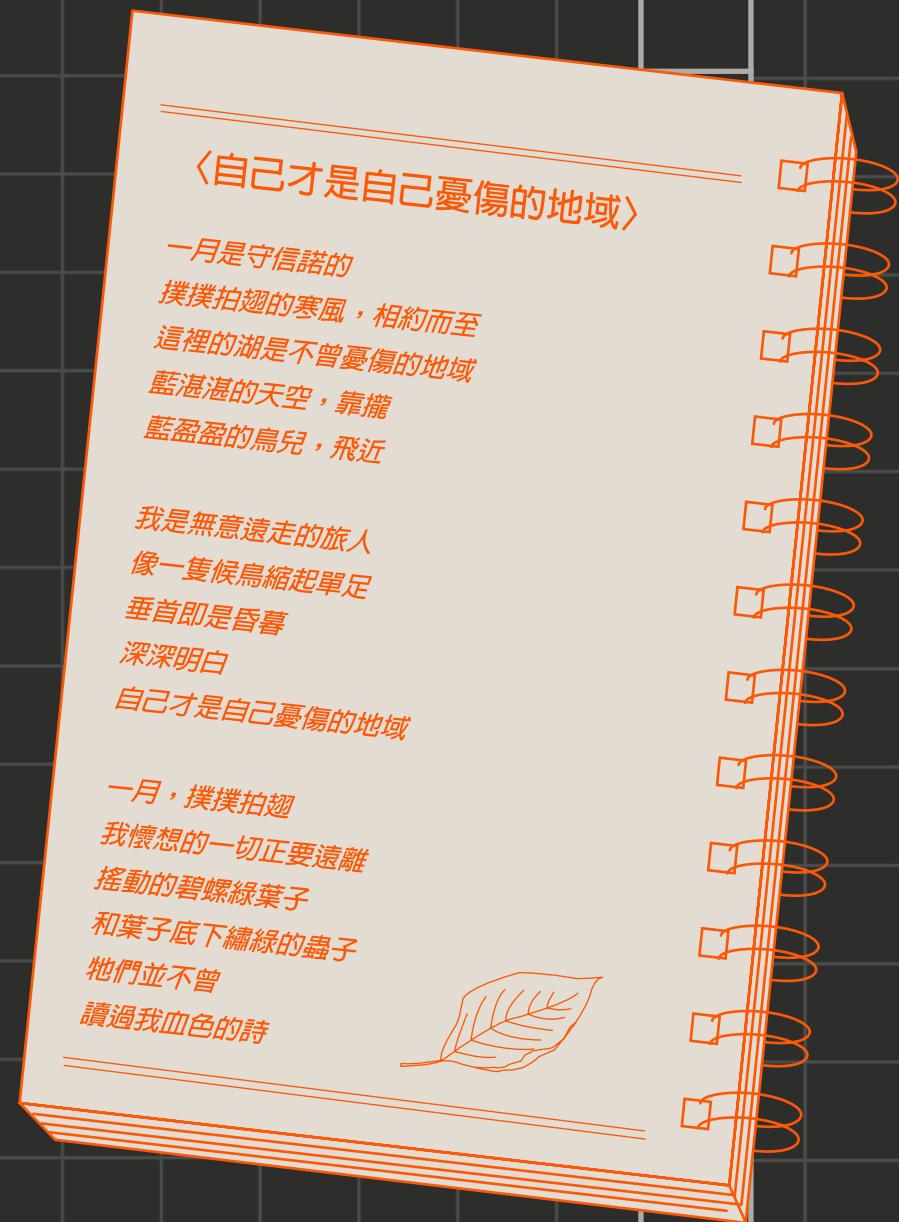
桃園龍潭客家人，喜愛攝影與文學，現為乾坤詩刊總編輯。著有個人詩集《伐夢》、《人間》、《時空留痕》、《葉莎截句》、《陌鹿相逢》、《七月》與《幻所幻截句》；北美雙語合集《彼岸花開》、杭州女詩人合集《花弄影》。曾獲桐花文學獎，臺灣詩學小詩獎、DCC 杯全球華語詩歌大獎賽優秀獎、2018 詩歌界圓桌獎等。





我也喜歡幫這棵樹拍照，像是為一個老朋友留下她美麗的身影，雖然今年只結了7顆果實，比往年少了很多，但我仍盼望她好好休養生息，無須像要完成某種任務似的，叫自己一定要結實纍纍！許多人不也是如此？為了生活鎮日奔忙，為了達成某項目標，努力不懈，若有人說生命是一場永不停止的奮鬥，但我認為生命更像一株樹，何妨將心靈穩穩的深耕，才能歡飲甜美的甘泉。

繞過波羅蜜就是我的老家，90歲的父親住這裡，自從幾年前母親去世之後，他就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，迅速衰老；我時常陪他看電視，只是他已經失聰，當新聞播報疫情的死亡人數或是這陣子南部的水災，他總是嘆氣，我看見他眼裡的孤獨和欲語不語的神情，卻不知道如何安慰他，兩個人只是靜靜的坐在一起，任由時光從身旁走過。如果死亡和年老都是一種災難，原來災難有時在遠方，有時近在眼前，如果孤單和寂寞是生命的必然，坐在父親身旁，我的感受尤其強烈！想起冬日走過一個湖泊，隨手寫下一首詩：



**「兩個人
只是靜靜的坐在一起，
任由時光從身旁走過。」**

「在離群索居的日子裡，
我擁有了更多的時間
和自己的心靈對話」

原來憂傷一直都在，我年邁毫無生氣的父親，讓我整個人和詩句都黯然了！一日將盡，當我看著美麗的黃昏像一幅畫在眼前展開，山巒綿延，竹影在水中婆娑，星星在雲後等待上場；在黑暗來臨的前一刻，又不禁升起美好的心境來。在離群索居的日子裡，我擁有了更多的時間和自己的心靈對話，和大自然相親和家人相聚，努力保持內心的晴朗，祈願疫情的烏雲很快消散；我們依舊存在，只是病毒隨伺在側，影響著生活，隨時可能會傷害我們的身體，甚至危害我們的生命。

今天早晨讀到哲學家蕭沆的〈蛀朽之人〉，開頭第一句寫道：「我再也不想跟光明合作，也不想使用生命的術語了，我再不會臉不紅心不跳的說：我存在。」是的，存在不是永恆也不是必然，闔上書本，我想著自從疫情發生之後，我的心情也是時而光明時而幽暗不停轉換，有時為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憂心不已，有時又為國際間贈送疫苗溫暖的情誼感動，我感覺天涯咫尺，一場病毒讓全世界的人類彷彿都在同一條船上，而我們正在努力搖槳共度風雨艱難的時刻。

